

朱子語類

三十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四計三十一版

中庸三

第二十章

脩道以仁脩道便是言上文脩身之道自爲政在人轉論將來
脩道以仁仁是築底處試商量如何伯豐言克去己私復此
天理然後得其脩曰固是然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
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爲大

問脩道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何爲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
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
箇差等這便是義與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
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

問仁亦是道如何却說脩道以仁曰道是汎說統字疑仁是切
要底又問如此則這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
如此說則此是偏言

問思脩身不可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曰此處却是倒看根本在脩身缺脩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渾

思事親不可不知人知人只如知人則哲之知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它處豈不為親之累知天是知天道

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謹

問知仁勇曰理會得底是知行得底是仁著力去做底是勇明問知仁勇之分曰大槩知底屬知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又云生知安行以知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困知勉行

以勇為主

問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困知勉行為勇此豈以等級言耶曰固是蓋生知安行主於知而言不知如何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用着力然須是知得方能行行也勉以行為學知利行主於行而言雖是學而知得然須是着意去力行則所學而知得者不為徒知也故以學知錄退思所謂三者皆兼知行而言大知固生知非生知何以能安而行至仁固力行非學知何以能利而行勇固是知行不可廢聖曰問先生曰更須涵養錄

問中庸以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便是說得仁高了知者利仁便是說得知低了此處說知便是仁在知中說得知大了蓋既是生知必能安行若是學知便是知得淺須是力行方始至仁處此便是仁在知外譬如此箇卓子論語說仁便是此脚直處說知便是橫處中

庸說仁便是橫處說知便是直處而今且將諸說錄出來看

者這一邊了又去看那一邊使自見得不相礙變錄云問諸

以生知安行爲仁學知利行爲知先生獨反是河也曰論語

說仁者安行知者利行與中庸說知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

行便是仁在知中知利行便是仁在知外既是生知必能

安行所以謂仁在知中若知利行便是知得淺些了源是力

行方始至仁處所以謂仁在知外問智仁勇曰

理會得底是知行得底是仁着力去做底是勇

仁則力行工夫多知則致知工夫多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意自可見類

問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懼意思曰交互說都是三知都是

知三行都是仁三近都是勇生知安行好學又是知學知利

行力行又是仁困知勉行知耻又是勇淳

呂與叔好學近仁一段好球

知耻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

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耻爲鄉人進學安得不勇

爲學自是問勇方行得徹不屈懼若編行不徹便是半途而廢

所以中庸說知仁勇三者之勇本是沒緊要物事然仁知了不

是勇便行不到頭備

問爲天下有九經若論天下之事固不止此九件此但舉其可

以常行而不易者否曰此亦大既小如此說然其大者亦不出

此又問呂氏以有此九者皆德懷之事而刑不與焉豈以爲

此可以常行而刑則期於無刑所以不可常行而不及之歟

曰也不消如此說若說不及刑則禮樂亦不及此只是言其

大者而禮樂刑政固已行乎其間矣又問養士亦是一大者

不言何也曰此只是大槩說若如此窮有其了期若論養士

如忠信重祿尊賢子庶民則教民之意固已具其中矣備

柔遠解作無忘賓旅孟對社賓古者爲之授節如照身憑子之

類謹時度關皆給之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願留於其國者

也聽

問來百工則財用足曰既有箇國家則百工所爲皆少不得都

要用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足財用乎
如織紉制

問饋廩曰饋牲饋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廩即廩給折送錢之類是也賜

問送往迎來集注云授節以送其往口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存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賜

問凡事豫則立以下四句只是及舉四事或是包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曰正文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

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遂言凡事豫則立則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素定

是指先立乎誠可知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不應忽突出一語言凡事也錄

豫先知也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橫渠口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又曰精義入神者豫而已

皆一義也 憫

或問言前定則不躓曰句句着實不脫空也今人纔有一句言

語不實便說不去 攷

事前定則不困閑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致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

矣道前定則不窮這一句又包得大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

它人處置不得底事自家便處置得它人理會不得底事自家便理會得 憫

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

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 煮

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修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

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

問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曰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為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待修為而自然與天為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智與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為誠有一豪見得與天理不相合便於誠有一豪未至如程先生說常人之畏虎不如曾被虎傷者畏之出於誠實蓋實見得也今於日用間若不實見得是天理之自然則終是於誠為未至也

問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之道也此言天理至實而無妄指理而言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之道也此言在人當有真實無妄之知行乃能實此理之無妄指人事而言也

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如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實得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程子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曰如此見得甚善

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不思不勉之類言人道處皆有下功夫節次擇善與固執是二節言天道如至誠之類皆有至字其次致曲却是人事以則徵是外人信之古注說好

或問明善擇善何者為先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箇惡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論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地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先生屢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

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後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是不

謹所以他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謹思道

或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履

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問而弗知弗可讓下湏當研窮到底

使答者詞窮理盡始得砥

問博學之至明辨之是致知之事篤行則力行之事否曰然又

問有弗學至行之弗篤弗措也皆是勇之事否曰此一段却

只是虛說只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

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弗措

也未是勇事到得後面說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方正是說勇

處雖愚必明是致知之効雖柔必強是力行之効個

或問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曰此是言下工夫人做得一分自己

做百分節

呂氏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一段煞好皆是他平日做工夫底海

漢卿問哀公問政章曰舊時只零碎解其自初讀時只覺有段

尾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痛虛也故為政在人取人

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

也尊賢為大都接續說去遂作一段看始覺貫穿後因看家

語乃知是本來只一段也中庸三十三章其次第甚密古人

著述便是不可及此只將別人語言闢湊成篇本末次第終

始總合如此續密 賀孫○廣錄 意同別出

問中庸第二十章初看時覺得渙散收拾不得孰讀先生章句

方始見血脉通貫處曰前輩多是逐段解去其初讀時但見

思脩身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此二者段後便繼以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似乎相連續自此推去疑只是一章後又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間所說廣云豈獨此章今次讀章句乃知一篇首尾相貫只是說一箇中庸底道理曰固是它古人解做得這樣物事四散收拾將來及併合聚則便有箇次序如此其次序又直如此續密廣

問或問引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且有為善也誠虛為惡也何實如之之語何也曰小人間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善也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為善不誠因舉往年胡文定嘗說朱子發雖脩謹皆是偽為是時范濟美天資豪傑應云子誠是偽為如公輩却是至誠文定遜謝曰其何敢當至誠一字濟美却戲云子發是偽於為善公却是至誠為惡也乃曰此意明

第二十一章

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誠謂之教此教字是

學之也此一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

自誠明性之也自明誠充之也轉一轉說天命之謂性以下舉體統說

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非使人明此理此心當提撕喚起常自念性如何善因甚不善人皆可為堯舜我因甚做不得立得此後觀書亦見理靜坐亦見理森然於耳目之前

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

第二十二章

或問如何是唯天下至誠曰唯天下至誠言其心中實是天下至誠非止一家一國而已不須說至于實理之極才說箇至于則是前面有未誠底半截此是說聖人不說這箇未實底

况聖人亦非向有未實處到這裏方實也贊化育與天地參
是說地頭及後

唯天下至誠言做出天下如許大事底本領子至極也如易至
神至變方

問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一段且如性中有這仁便真箇盡
得仁底道理性中有這義便真箇盡得義底道理云云曰如
此說盡說不著且如仁能盡父子之仁推而至於宗族亦無
有不盡又推而至於鄉黨亦無不盡又推而至於一國至於
天下亦無有不盡若只於父子上盡其仁不能推之於宗族
便是不能盡其仁能推之於宗族而不能推之於鄉黨亦是
不能盡其仁能推之於鄉黨而不能推之於一國天下亦是
不能盡其仁能推於已而不能推於彼能盡於甲而不能盡
於乙亦是不能盡且如十件事能盡得五件而五件不能盡
亦是不能盡如兩件事盡得一件而一件不能盡亦是不能

盡只這一事上能盡其初而不能盡其終亦是不能盡能盡
於蚤而不能盡於莫亦是不能盡就仁上推來如此義禮
智莫不然然自家一身也如何做得許多事只是心裏都有
這箇道理且如十件事五件事是自家平生曉得底或曾做
來那五件平生不曾識也不曾做卒然至面前自家雖不曾
做然既有此道理便識得破都處置得下無不盡得這箇道
理如能盡人之性人之氣稟有多少般樣或清或濁或昏或
明或賢或鄙或壽或夭隨其所賦無不有以全其性而盡其
宜更無些子欠闕處是它元有許多道理自家一一都要處
置教是如能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有多少般樣亦莫不有
以全其性而遂其宜所以說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人物之
性蓋聖人通身都是這箇真實道理了拈出來便是道理東
邊拈出東邊也是道理西邊拈出西邊也是道理如一斛米
初間量有十斗再量過也有十斗更無些子少欠若是不能

盡其性如元有十斗再量過却只有七八斗少了三二斗便
是不能盡其性天與你許多道理本自具足無些子欠闕只
是人自去欠闕了它底所以中庸難着便是如此須是心地
大段廣大方看得出須是大段精微方看得出精密而廣闊
方看得出或曰中庸之盡性即孟子所謂盡心否曰只差些
子或問差處曰不當如此問今夜且歸去與眾人商量曉得
箇至誠能盡人物之性分曉了却去看盡心少間差處自見
得不用問如言黑白若先識得了同異處自見只當問黑白
不當問黑白同異又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
上說或曰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
覺之妙用是盡心曰然盡心就所知上說盡性就事物上說
事事物物上各要盡得它道理較零碎盡心則渾淪蓋行處
處如渾淪如盡心才知又問盡心了方能盡性否曰然孟子
處如渾淪如盡心才知又問盡心了方能盡性否曰然孟子
此子全體便都見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便是如此
備出

問至誠盡性盡人盡物如何元盡曰性便是仁義禮智盡云者
無所往而不盡也盡於此不盡於彼非盡也盡於外不盡於
內非盡也盡得這一件那一件不盡不謂之盡盡得頭不盡
得尾不謂之盡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施
之宗族不能施之鄉黨施之鄉黨不能施之國家天下皆是
不盡至於盡禮盡義盡智亦如此至於盡人則凡或仁或鄙
或夭或壽皆有以處之使之合得其所至於盡物則鳥獸蟲
魚草木動植皆有以處之使之各得其宜盡性盡人盡物大
槩如此又問盡心亦是如此否曰未要說同與不同且須自
看如何是心如何是性便自見得不同處如問白黑且云認
取那箇是白那箇是黑則不必問而自能知其不同矣因曰
若說大槩則盡心是知盡性是行盡心是見得箇渾淪底盡
性是於零碎事物上見盡心是見得許多條緒都包在裏許
盡性則要隨事看無一之或遺且如人之一身雖未便要歷

許多事十事盡得五事其餘五事心在那上亦要盡之其他
事力未必能為而有能為之理亦是盡也至誠之人通身皆
是實理無少欠闕處故於事事物物無不盡也

問至誠盡人物之性是曉得盡否曰非特曉得盡亦是要處之
盡其道若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與夫利萬物之政皆是也
故下文云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若只明得盡如何
得與天地參去這一箇是無不得底故曰與天地參而為三
矣雅

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
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它使復
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
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心所明處亦
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策亦可乘
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

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隔而殺之驅而遠之

盡已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已無
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
獸草木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
之做像也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是恁
地貫將去然却有箇則字在箇

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
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
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燠物而薪爨必用人財成
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程先生言參贊之義非謂贊助
此說非是

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
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得禹而民得安

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

程子說贊化處謂天人所為各自有分說得好渾

問惟天下至誠惟能盡其性曰此已到到處說著須如此說又

須分許多節次只聖人之至誠一齊具備中庸於此皆分作

兩截言至誠則渾然天成更無可說如下文却又云誠之者

人之道其次致曲曲能有誠皆是教人做去如至誠無息一

段諸儒說多不明却是古注是此是聖人之至誠天下久則

見其如此非是聖人如此節次雖堯舜之德亦久方著於天

下問贊化育常人如何為得曰常人雖不為得亦各有之曰

此事惟君相可為曰固然以下亦有其分如作邑而禱雨之

類皆是學

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而其結語一則曰贊天地之化育

一則曰知天地之化育贊與知兩字如何分曰前一段是從

裏面說出後段是從下而說一如脩道之謂教也立天下之

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不中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贊化育

鍊云或問贊化育與知化育何如曰盡其性者正從裏面說

將出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經綸

上下之大經者是從下面說上去如脩道之教是也云云

第二十三章

其次致曲先生云只緣氣稟不齊若至誠盡性則查滓便渾化

不待如此炎

曲是氣稟之偏如稟得木氣多便溫厚慈祥從仁上去發便不

見了發強剛毅就上推長充擴推而至於極便是致氣稟篤

於孝便從孝上致曲使吾之德渾然是孝而無分毫孝底

事至於動人而變化之則與至誠之所就者無殊如

劉潛夫問致曲曰只為氣質不同故發見有偏如至誠盡性則

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

發見者必多是仁仁多便侵却那義底分數氣質剛毅其發

見者必多是義義多便侵却那仁底分數因指面前燈籠曰

且如此燈乃本性也未有不明者氣質不同便如燈籠用厚紙糊燈便不甚明用薄紙糊燈便明似紙厚者用紗糊其燈文明矣撤去籠則燈之全體著見其理正如此也敬

問致曲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如悌如仁義須件件致得到誠處始得賜

問致曲曰曲是逐事上着力事事上推致其極如事君則推致其忠事親則推致其孝與人交則推致其信比事事上推致其極謙問致曲莫是就其所長上推致否曰不只是所長謂就事上事推致且如事父母便就這上致其孝處兄弟便致其恭敬交朋友便致其信此所謂致曲也能如此推致則能誠矣不是全體只是一曲洽

問致曲是就偏曲處致力否曰如程子說或孝或弟或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問如此恐將來只就所偏處成就曰不然或仁或義或孝或弟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

工夫明

問致曲伊川說從一偏致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弟須件件致得到誠孝誠弟處如仁義須件件致到仁之誠義之誠處攪

問其次致曲注所謂善端發見之偏如何曰人所稟各有偏善或稟得剛強或稟得和柔各有一偏之善若就它身上更求其它好處又不能如此所以就其善端之偏而推極其全側隱羞惡是非辭遜四端隨人所稟發出來各有偏重處是一偏之善寓

問其次致曲是就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如何曰隨其善端發見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就彼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孟子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東坡文中有一處說得甚明如從此惻隱處發便從此發見處推至其極從羞惡處發便就此發

見處推至其極孟子所謂廣充其四端是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明著動變積而至於能化亦與聖人至誠無異矣銖問致曲曰伊川說得好將曲專做好處所以云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就此等處推致其極又問或問却作隨其所稟之厚薄而以伊川之言爲未盡不可專就偏厚處說者如何曰不知舊時何故如此說或曰所稟自應有厚薄或厚於仁薄於義或厚於義薄於仁須是推致教它恰好則亦不害爲厚薄矣曰然也有這般處然觀其下文曲能有誠一句則專是主好說蓋上章言盡性則統體都是誠了所謂誠字連那盡性都包在裏面合下便就那根頭一盡都盡更無纖毫欠闕處其次致曲則未能如此須是事事上推致其誠逐旋做將去以至於盡性也曲能有誠一句猶言若曲處能盡其誠則誠則形形則著云云也蓋曲處若不能有其誠則其五端之發見者或存或亡終不能實有諸己故須就此一偏發見處便推

致之使有誠則不失也又問明動變化伊川以二石子所過者化解動字是和那變化二字都說在裏面否曰却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備

問前夜與直卿論致曲一段或問中舉孟子四端擴而充之直卿以爲未安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孟子云知皆擴而充之則自可見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得該徧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然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問聖人用時雖發一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異須待擴而後充曰然又問顏魯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合矣問所以必致曲者只是爲氣稟隔必待因事逐旋發見曰然又問程子說致曲云於徧勝處發似未安如此則

專主一偏矣曰此說甚可疑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人上論
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略相類納約自牖是因
人之明而導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曰正是
如此舉時

元德問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曰凡事皆當推致其理所謂致曲
也如事父母便來這裏推致其孝事君便推致其忠交朋友
便推致其信凡事推致便能有誠曲不是全體只是一曲人
能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舉時
子武問曲能有誠若此句屬上句意則曲是能有誠若是屬下
句意則曲若能有誠則云云此有二意不知孰穩曰曲也是
能有誠但要之不若屬下意為善又問誠者自成道者自道
曰自成是就理說自道是就我說有這實理所以有此萬物
誠者所以自成也道却在我自道義
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蓋誠者圓成無欠闕者也方

明則動伊川云明故能動人也振
仲思問動非明則無所之明非動則無所用曰徒切不行則明
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已辨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動與變化皆主乎外而言之傑

第二十四章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
得如禎祥妖孽與著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
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著龜所
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銖

第二十五章

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底道理不
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道自道者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
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這兩句只是一樣而義各不同何以
見之下面便分說了又曰誠者自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許

多根株枝葉條幹者便是它實有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
幹這箇便是自成是你自實有底如人便有耳目鼻口手足
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你自去
做始得個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上句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四旁都
無所倚靠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如無
是實理則便沒這天也沒這地凡物都是如此故云誠者自
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
不自去行便也空了賀孫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
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言者是就
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下面說誠者
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物不誠無物已是說着自道一
句了蓋人則有不誠而理則無不誠者恁地看却得前後文
意相應賀孫

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兩句語勢相似而先生之解不同
上句工夫在誠字上下句工夫在行字上曰亦極不同自成
若只做自道解亦得其因言妄意謂此兩句只說箇為己
不得為人其後却說不獨是自成亦可以成物先生未答久
之復曰其舊說誠有病蓋誠與道皆泊在誠之為貴上了後
面却便是說箇合內外底道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
也義剛

問誠者自成便是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而道自道便是道不可
離如何曰也是如此誠者物之終始說得來好廣

誠者自成也下文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便解上
一句實有是理故有是人實有是理故有是事變

誠者物之終始徹頭徹尾方

問誠者物之終始看來凡物之生必實有其理而生及其終也
亦是此理合到那裏盡了曰如人之生固具此理及其死時

此理便散了因問朝聞夕死程子云皆實理也又云實理者合當決定是如此爲子必考爲臣必忠決定是如此了壽誠者物之終始猶言體物而不可遺此是相表裏之句從頭起至結局便是有物底地頭着一些急不得又曰有一尺誠便有一尺物有一寸誠便有一寸物高

蜚卿嘗言誠字甚大學者未容驟語道夫以爲誠者物之終始始學之士所當盡心而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亦不過如此正所謂徹上徹下之理也一日以語曹文進叔曹曰如何曰誠者實然之理而已曹曰也說實然之理未得誠固實便將實來做誠却不是因其以告先生曰也未可恁地執定說了誠有主事而言者有主理而言者蓋不誠無物是事之實然至於參贊化育則便是實然之理道

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實有是理而後有是物否曰且看他聖人說底正文語脉蓋誠者物之終始却是事物之實

理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一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偽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就間斷處即非誠矣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以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違仁便是自三月初爲誠之始三月之末爲誠之終三月以後便不能不間斷矣日月至焉只就至焉時便爲終始至焉之外即間斷而無誠無誠即無物矣不誠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目可也且如掃自既灌而往不欲觀是方灌時誠意存焉即有其祭祀之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爲祭祀之事物矣

大雅○問祖舜云不誠雖有物猶無物如掃自既灌誠意一散如不祭一假

誠者物之終始來處是誠去處亦是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且如草木自萌芽發生以至枯死朽腐歸土皆是有此實理

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問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便貫通乎物之終始若不誠則雖為其事與無事同矣

誠者物之終始以理而言不誠無物以人而言不誠則有空闕有空闕則如無物相似齊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事之終始不誠比不曾做得事相似且如讀書一遍至三遍無心讀四遍至七遍方有心讀

八遍又無心則是三遍以下與八遍如不曾讀相似齊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讀書半版以前心在書上則此半

版有終有始半版以後心不在焉則如不讀矣闕誠者物之終始物之終始皆此理也以此而始以此而終物事

也亦是萬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

亦可又如鬼怪妖邪之物吾以為無便無亦是不能聞見曰死

正淳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

是汎說以君子誠之

為貴此却說從人上去先生於不誠無物一句亦以人言何

也曰誠者物之終始此固汎說若是不誠無物這箇不字是

誰不它須是有箇人不它方得齊

問誠者物之終始恐是就理之實而言不誠無物恐是就人心

之實此理而言曰非也如兩句通理之實人之實而言有是

理則有是物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徹頭徹尾皆無是理

則雖有是物若無是物矣蓋物之終始皆實理之所為也下

文言君子誠之為貴方說人當實乎此理而言大意若曰實

理為物之終始無是理則無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做萬物者亦得就事物上看亦得物

以誠為體故不誠則無此物終始是徹頭徹尾底意問或問

中云自其間斷之後雖有其事皆無實之可言何如曰此是

物及以爲無便無此皆與章句不合姑存之○德明

說不誠無物如人做事未做得一半便棄了即一半便不成
問楊氏云四時之運已即成物之功廢曰只為有這些子如
無這些子其機關都死了再問為其至誠無息所以四時行
百物生更無已時此所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曰然聽
問不誠無物曰誠實也且如人為孝若是不誠恰似不曾誠便
是事底骨子敬

或問不誠無物曰誠實也且如為孝若不實是孝便是空說無
這孝了便是不誠無物

或問不誠無物曰孝而不誠於孝則無孝弟而不誠於弟則無
弟推此類可見誠只是實然之理然有主於事而言者有主
於理而言者主於事而言不誠無物是也主於理而言替天
地化育之類是也

不誠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
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漫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

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功
問不誠無物曰實有此理便實有此事且如今日向人說我在
東却走在西說在這一邊却自在那一邊便都成妄誕了轉
問不誠無物曰不誠實則無此事矣如不雨言雨不晴言晴既
無誠實却似不曾言一般錄

誠者物之終始指實理而言君子誠之為貴指實心而言備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此自成字與前面不同蓋怕人只說自成
故言非自成已乃所以成物故成已便以仁言成物便以知
言蓋成已成物固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已然後能成物此
道之所以當自行也錄

問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曰
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真實無偽自能及物自成已言之盡
已而無一毫之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而各得
其當故曰知此正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相反然聖賢

之言活當合隨其所指而言則四通八達矣仁如克已復禮
皆是知如應變曲當皆是鍊

問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已復禮
為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仁
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壽

成已仁也是體成物知也是用學不厭知也是體教不倦仁也
是用祖

學不厭所以成已而成已之道在乎仁教不倦所以成物而成
物之功由乎知因者呂氏中庸解誠者自成章未詳論為卜此語○方

問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成物如何說知曰須是知運用方成得
物問時措之宜是顏稷閉戶纓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是
仁知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又云如平虛無事時是
一般處置倉卒緩急時又有一樣處置明

第二十六章

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游揚
氏分無息為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是鍊

問久則徵徵是徵驗發見於外否曰除是久然後有徵驗只一
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明德

或問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久在高明博厚之前見諸用者而
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
初悠久末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壽

博則能厚節

問悠久博厚高明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自數則悠遠至博厚高
明無疆皆是功業著見如此故鄭氏云聖人之德著于四方

又致曲章明則動諸說多就性分上理會惟伊川云明則動
是誠能動人也又說著則明如見面盎背是著若明則人所
共見如今聞廣譽施於身之類明

問至誠無息一章自是聖人與天為一處廣大淵微學者至此

不免有望洋之歎曰亦不須如此豈可便道自家終不到那田地只是分別義理令分明旋做將去問悠遠博厚高明章句中取鄭氏說謂聖人之德著于四方豈以聖人之誠自近而遠自微而著如書稱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乎曰亦須看它一箇氣象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聽至誠無息一段鄭氏曰言至誠之德著於四方是也諸家多將做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註有不可易處如非天子不議禮一段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甚簡當問問博厚高明悠久六字先生解云所積者廣博而深厚則所發者高大而光明是逐字解至悠久二字却只做一箇說了據下文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則悠與久字其義恐亦各別先生良久曰悠長也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翌早又云

夜思量下得兩句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廣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是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故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為臺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于外者自然光明廣

或問夫昭昭之多曰昭昭小明也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恁地大底也是天節

問天斯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曰舉此全體而言則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銖

天地山川由積累而後大讀中庸者不可以辭害意耳振問純亦不已曰純便不已若有間斷便是駁雜壽

大哉聖人之道此一段有大處做大處有細密處做細密處有渾淪處做渾淪處功

或問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曰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峻

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為用道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事不可欠闕才闕一事便是道於全體處有虧也佛釋之學只說道無不存無適非道只此便了若有一二事差也不妨○人傑

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

做時須事事着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於

本體有虧欠處也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廣

問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曰至德固是誠但此章却漾了誠說若牽來說又亂了盖它此處且是要說道非德不疑而下

文遂言修德事或問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壽堯舜不問子孫之盛孔子不享祿位之榮何也曰此或非常理

今所說乃常理也因言董仲舒云固當受祿于天雖上面疊說將來不好只轉此句意思儘佳賀

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闕不尊德性則懈怠弛慢矣學問何從而進辨

問如何是德性如何可尊曰玩味得却來商量道廣大似所謂理一精微似所謂分殊辨

致廣大謂心胷開闔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己纔汨於人欲便卑汙矣續

問高明是以理言中庸是以事言否曰不是理與事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

問高明是以理言中庸是以事言否曰不是理與事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

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憊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渾

問致廣大章句以為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極高明是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豈以上面已說尊德性是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故於此畧言之歟曰也只得如此說此心本廣大若有一毫私意蔽之便狹小了此心本高明若以一毫私欲累之便卑汙了若能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其心開闔都無此疆彼界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惟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其心峻潔決無汙下昏冥底意思自然能極高明因舉張子言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廣

問章句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法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沉墜即不高明矣其解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研

問注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意是心之所發處言欲是指物之所接處言否曰其本意解廣大高明不在接物與未接物上且看何處見得高明廣大氣象此二句全在自蔽與自累上蓋為私意所蔽時這廣大便被隔了所以不廣大為私欲所累時沉墜在物欲之下故卑汙而無所謂高明矣義

問楊氏說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為至則道不行此知者過尤也尊德性而不知道問學則道不明此賢者過之也恐說得不相似否曰極高明是就行處說言不為私欲所累耳楊氏將作知說不是大率楊氏愛將此等處作知說去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

明溫故敦厚皆是說行處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是說知處

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厨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適聲色不殖貨利他是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

已惠人之屬如陸子靜天資甚麼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某嘗說陸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其初說得瀾翻極是好聽少間到那緊處時又却藏了不說又別尋一箇頭緒瀾翻起來所以人都捉他那緊處不着議

問極高明而道中庸心體高明如天超然於萬物之上何物染着得他然其行於事物之間如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雖聖人亦不免此但盡其當然而已曰纔說得不免字便是聖人只勉強為此其說近於佛老且更子細看這一句佐

溫故而知新溫故有七分工夫知新有三分工夫其實溫故則自然知新上下五句皆然

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功而升敦厚以崇禮厚是資質德地朴實具敦是愈加他重厚此是培其

基本

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前寸德性敦厚只是箇朴實頭亦

是尊德性關

問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而與以字義如何曰溫故自知新而者順詞也敦厚者又須當崇禮始得以者反說上去也世固有一種人天資純厚而不曾去學禮而不知禮者廣

問德性問學廣矣精微高明中庸據或問中所論皆具大小二意如溫故恐做不得大看曰就知新言之便是新來方理會得那板分節解底舊來已見得大體與他溫柔去亦有大小之意敦厚以崇禮謂質厚之人又能崇禮如云質直而好義

問高明中庸龜山每譏王氏心迹之判曰王氏處已處人之說固不是然高明中庸亦須有箇分別德

文蔚以所與李守約答問書請教曰大槩亦是如此只是尊德性功夫却在紙上在人自做自尊德性至敦厚凡五件皆是德性上工夫自道問學至崇禮皆是問學上工夫須是橫截斷看問學功夫節目却多尊德性功夫甚簡約且如伊川

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
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
一箇坯了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文蔚曰昔人多以
前面三條分作兩截至溫故而知新却說是問學事敦厚以
崇禮却說是尊德性事惟先生一徑截斷初若可疑于細者
來却甚積密曰溫故大段省力知新則所造益深敦厚是德
性上事纔說一箇禮字便有許多節文所以前面云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皆是禮之節文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
物峻極于天却是上面事下學上達雖是從下學始要之只
是一貫敬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何謂尊曰只是把做一件物事尊崇擡
它何謂道曰只是行如去做它相似這十件相類尊德性致
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只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
禮只是道問學如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道問

學而不尊德性則云云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則云云節

為學纖毫絲忽不可不察若小者分明大者越分明如中庸說
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細也尊德性
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大者五事道問學盡精微道
中庸知新崇禮此是小者五事然不先立得大者不能盡得
小者此理愈說愈無窮言不可盡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
此理千蹊萬壑所流不同各是一川湏是知得然其理則一從
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是一頭頂道問學盡精微道
中庸知新崇禮是一頭頂蓋能尊德性便能道問學所謂本
得而未自順也其餘四者皆然本即所謂禮儀三百末即所
謂威儀三千三百即大德敦化也三千即小德川流也詩
聖賢之學事無小大道無精粗莫不窮究無餘至如事之切身
者固未嘗不加意而事之未為緊要亦莫不致意焉所以中
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

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這五句十件事無些子空闕處又云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熹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析

尊德性而道問學至敦厚以崇禮自有十件了固是一般然又須有許多節奏方備非如今人云略見道理了便無功夫可做也璘

尊德性道問學一段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功夫都不偏

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又問其言足以興與如何言興起在位曰此古注語興如興賢興能之興倍與皆同言忠於上而不背叛也錄

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尊德性故能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溫故是溫習此敦厚是篤實此道問學故能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其下言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舉此數事言大小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効自然如此闕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知意又在先如何曰此便是互相為用處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

極于天是言道體之大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細
處只章首便分兩節來故下文五句又相因尊德性至敦厚
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
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而
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渾淪更不務致知如此則茫然無
覺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更不去
行如此則又空無所寄如有一般人實是敦厚淳朴然或箕
踞不以爲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
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便是敦厚以崇禮淳
廣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是指道體之形於氣化者
言之優優天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是指道體之形於人
事者言之雖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然必待人然後行曰如此
說也得只說道自能如此也得須看那優優天哉底意思蓋
三千三百之儀聖人之道無不充足其中略無些子空闕處

此便是語小天下莫能破也廣云此段中間說許多存心與
致知底工夫了未後却只說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
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此所以爲中庸之道曰固是
更須看中間五句逐句兼小大言之與章首兩句相應工夫
兩下皆要到尊德性而道問學此句又是揔說又問二十九
章君子之道本諸身以下廣看得第一第二句是以人已對
言第三第六句是以古今對言第四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
不知是否曰也是如此考諸三王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猶釋子所謂以過去未來言也後面說知天知人處雖
只舉後世興鬼神言其實是總結四句之義也中庸自首章
以下多是對說將來不知它古人如何做得這樣文字直是
恁地整齊因言其舊年讀中庸都心煩者不得且是不知是
誰做若以爲子思做又却時後有箇子曰字更沒理會處攔
錄云漢卿考文字或快如今理會得了更要熟讀方有汁水
某初看中庸都理會不得云云只管讀來讀去方見得許多

璋服蓋其僻性讀書須先理會得這樣分曉了方去涵泳它
義理後來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取夫子之說著為此
書自是沉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一篇其擺布
得來有恁麼細密又如大極圖賈孫錄云經許多人不與他
如此講密他若不分出許多節次來後人如何看得但未知後
來讀者知其用功如是之至否賈孫錄云亦知前人
問居上不驕是指王天下者而言否曰以下章君子之道處觀
之可見錄

聖人說話中正不偏如撰著兩手皆有數不可謂一邊有道理
一邊無道理它人議論才主張向這一邊便不信那邊有論

橫渠呂氏尊德性道
問學一段及此○帶

第二十八章

鄭康成解非天子不議禮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若解
經得如此簡而明方好懋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
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
反古之道道即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
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問
章句云倫是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禮如
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
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問中庸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注云文書名也何以謂
之書名曰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
此之謂書名是那字底名又問數處小節曰不必泥此等處
道理不在這樣處便縱饒有道理寧有幾何如看此兩段須
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闊處非天子不議禮不
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麼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
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

番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裁成過截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而今區區執泥於一二沒緊要字之間果有何益又曰考文者古者人不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一番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這般事有十來件每歲如此考過都匝了則三歲天子又自巡狩一番須看它這般做作處備

第二十九章

問王天下有三重章曰此章明白無可商量但三重說者多耳銖曰呂氏以三重為議禮制度考文無可疑曰但下焉者人亦多疑公者得如何銖曰只據文義上焉者指周公以前如夏商之禮已不可考下焉者指孔子雖有德而無位又不當作亦自明白諸說以下焉者為霸者之事不知霸者之事安得言善曰如此說却是銖

問建諸天地而不悖以二下文例之此天地似乎形氣之天地蓋建諸天地之間而其道不悖於我也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道不相悖也時舉
 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問君子之道本諸身章句中云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如何曰君子指在上之人上章言雖有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就那身上說只做得那般事者德

第三十章

問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無往而不安文
 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
理做出來以至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皆只是
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那源頭只是這一箇物事許多
頭項都有歸着如天下雨一點一點都着在地上個

問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是說聖人如天地之大否曰此是巧

說聖賢之言不如此此章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

天時下襲水土此兩句兼本末內外情性而言是言聖人功夫譬如天地之

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言

聖人之德如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

德川流大德敷化是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

第三十一章

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
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

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

於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

育此三句便是骨子那箇聰明膚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誠

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自溥博如天

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

說得表裏個

安卿問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膚知想是兩樣禮智是自然之

性能辨是非者膚知是說聖人聰明之德無所不能者曰便

只是這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言膚知是充擴得較大

爐中底便是那禮智如膚知則是那照天燭地底聰明膚知

足有臨也其初曉那臨字不得後思之大槩是有過人處方

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

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亶聰明

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又曰聰明文思又曰聰明時憲便是

大故地要那聰明曦

春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春是深通處端

問文理密察龜山解云理於義也曰便是怕如此說這一句了未得又添一句都不可曉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謹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密察故曰足以有別聰

聰察便是知強毅便且勇悍

溥博淵泉溥周徧博宏大淵深沉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道問至誠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其天其淵不同何也曰此意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

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析

問上章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下章只言其淵其天章句中云不但如之而已如何曰此亦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淵其天實理自是如此聽

第三十二章

魏材仲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以下曰從上文來經綸合是用立本合是體問知天地之化是與天地合否曰然又問四強哉矯欲駢合為一曰不然大雅云此是說強底體段若做強底工夫則須自學問思辨始曰固是智仁勇須是智能知仁能守斯可言勇不然則恃箇甚懣

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湏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

後比其類而合之如訂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爲一
所謂綸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
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偽有以默契也脫
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皆不相管
涉矣此三句從下說上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
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或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闕經綸自經綸立
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
所謂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他這道更無些空闕經綸
大經他那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必
倚著人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
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是自知得飽相似何用
靠他物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之意思謂不更靠心力去思
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大經立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高
夫焉有所倚聖人自是無所倚蓋學者須是靠定一箇物事

做骨子方得聖人自然如此它纔發出來便經綸天下之大
經立天下之大本個

林正卿問焉有所倚曰堂堂然流出來焉有倚靠節

問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一章鄭氏注云唯聖人
乃能知聖人恐上面聖人是人下面聖人只是聖人之道耳
曰亦是人也惟有其人而後至誠之道乃始實見耳辨

第三十三章

問綱衣之制曰古注以爲禪衣所以襲錦衣者又問禪與單字
同異曰同沈存中謂綱與縵同是用縵麻織疏布爲之不知
是否廣

問禪家禪字甚義曰他門禪字訓定尚綱注謂禪衣是甚衣曰
此禪字訓單古人朝服必加綱雖未能曉其制想只如今上
馬著白衫一般裘以皮爲之袍如今夾襖窩

問衣錦尚綱章首段雖是再叙初學入德之要然也只是說箇

存養致知底工夫但到此說得來不容思量來衣錦尚絀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闇然而曰章曰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九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

廣口賀孫錄云賀孫云到此方還得他本體曰然

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精養兩節工夫而已篇末尚絀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肯箇有為已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否曰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持養故可與人德矣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錄
子武說衣錦章曰只是收斂向內工夫漸密便自見得近之可

遠風之自微之顯

黃錄無近之以下十字

君子之道固是不暴著于外

然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裏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若上面着布衫裏面着布襖便是內外黑窅窅地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雖曰合為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蓋是其中自有不是

都無也

賀孫曰義則錄云天下只是這道理走不得如佛老

謂之師兄以者謂之師弟只是護得箇假底

問知風之自曰凡事自有箇來處所以與微之顯對着只如今日做一件事是也是你心下正一事不是也是你心下元

不正推此類以往可見

人之得失即已之得失身之邪正即心之邪正知遠之近知風

知風之自好看如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之類是也炎

先生檢知風之自諸說令看孰是伯豐以呂氏略本正淳以游氏說對曰游氏說便移來知遠之近上說亦得呂氏雖近之然却是作用是性之意於學無所統攝此三句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如行諸已不得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大抵游氏說話全無氣力說得徒勝浪都說不殺無所謂聽其言也厲氣象當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

夫狹

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媿屋漏是戒謹恐懼意誤李文問中庸末章引詩不顯之義只是形容前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極其盛以言之否曰是也此所引與詩正文之義

同義

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了便不用刑

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釋

問卒章引詩不大聲以色云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又推至德轉

如毛而曰毛猶有倫直至無聲無臭然後而矣此意如何

曰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至結局處所謂不顯維德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不大聲以色德轉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他人孰不恭敬又不能平天下聖人篤恭天下便平都不可測了問不

顯維德按詩中例是言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便真作不顯說如何曰是箇幽深玄遠意是不顯中之顯此段自衣錦尚絅闇然日章漸漸收斂到後面一段密似一段直到聖而不可知處曰無聲無臭至矣聽

中庸末章恐是說只要收斂近裏如此則工夫細密而今人只是不取向裏做時心便籠了然而細密中却自有光明發出

來中庸一篇始只是一中間却事事有末後却復歸結于問末章自衣錦尚絅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天地位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惟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臧臧其仁聰明聖智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

因問孔子空空顏子屢空與中庸所謂無聲無臭之理曰以某觀論語之意自是孔子叩鄙夫鄙夫空空非是孔子空空顏子空空屢空自對子貢貨殖而言始自文選中說顏子屢空空心受道故疏論語者亦有此說要之亦不至如今日學者直是懸空說入玄妙處去也中庸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詩中自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結中庸之義嘗細推之

其意自言謹獨以修德至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贊嘆其德如此故至予懷明德以至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天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遽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

公晦問無聲無臭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如何分別先生不答良久曰此自分明可子細看廣云此須看得那不顯底與明著底一般方可曰此須是自見得廣因曰前日與公晦論程子為飛魚躍活潑潑地公晦問畢竟此理是如何廣云今言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固是只是說得死搭搭地若說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活潑潑地曰也只說得到這裏由人自看且如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如今只看天何言哉一句耶唯復是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兩句耶又曰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
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說得如是實錄別
出

公晦問中庸末章詁及本體微妙處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
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同不知老莊是否先生不答良久曰
此自分明可且自看其從前越口答將去諸公便更不思量
臨歸又請教曰開闢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這是人
自去做夜來所說無聲無臭亦不離這箇自不顯維德引至
這上豈特老莊說得恁地佛家也說得相似只是它箇虛大
凡看文字要急迫亦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
理會得如何會見得意思出孫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五計一十五版

易一

綱領上之上

陰陽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
生溥

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文

陰陽各有清濁偏正問

陰陽之理有會處有分處事皆如此今浙中學者只說合處混
一處都不理會分處法

天地間道理有局定底有流行底淵

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便是流行
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

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魂魄以二氣言陽是魂陰是魄以一氣言則伸為魂屈為魄義剛。方子錄云陰陽論推行底只是一箇對時底則是兩箇如日月水火之類是兩箇

陰陽有相對而言者如東陽西陰南陽北陰是也有錯綜而言者如晝夜寒暑一箇橫一箇直是也伊川言易變易也只說得相對底陰陽流轉而已不說錯綜底陰陽交互之理言易

須兼此二意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對待底是體流行底是用體靜而用動。端蒙。又一條云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北是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箇間一箇軛去是也李通云

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云上盡後下面空缺便是陰功

方其有陽那裏知道有陰有乾卦那裏知道有坤卦天地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地氣周匝把來折

做兩截時前面底便是陽後面底便是陰又折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時天地間只有六層陽氣到地面上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時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

漸次消了上面消了些箇時下面便生了些箇那便是陰這

只是箇嘔吸嘔是陽吸是陰喚做一氣固是如此然着他日

月男女牝牡處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

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同。

徐元震問自十一月至正月方三陽是陽氣自地上而升否曰

然只是陽氣既升之後看看欲絕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

陽生其已升之氣便散矣所謂消息之理其來無窮又問雷

出地奮豫之後六陽一半在地下是天與地平分否曰若謂

平分則天却包著地在此不必論因舉康節漁樵問對之說

甚好啓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

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

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

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道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

寒暑晝夜君子小人
天理人欲○道夫

陰陽不可分先後說只要人去其中自主靜陰為主陽為客們

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淳

無一物不有陰陽乾坤至於至微至細草木禽獸亦有牡牝陰

半砥

陽康節云坤無一故無首乾無十故無後所以坤常是得一

天地之間無往而非陰陽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是陰陽之理

至如搖扇便屬陽住扇便屬陰莫不有陰陽之理繼之者善

是陽成之者性是陰陰陽只是此陰陽但言之不同如二氣

迭運此兩相為用不能相無者也至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

則又自夫剛柔善惡而推之以言其德之異爾繼之者善是

已發之理成之者性是未發之理自其接續流行而言故謂

之已發以賦受成性而言則謂之未發及其在人則未發者

固是性而其所發亦只是善凡此等處皆須各隨文義所在

變通而觀之才拘泥便担梗說不行譬如觀山所謂橫看成

嶺側成峰也謨

問自一陰一陽見一陰一陽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以圖言之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固容易見就天地間着

實處如何驗得曰一物上又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

也逐人身上又各有這血氣血陰而氣陽也如晝夜之間晝

陽而夜陰也而晝陽自午後又屬陰夜陰自子後又是陽便

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學

易字義只是陰陽闕

易只消道陰陽二字括盡

易只是箇陰陽莊生曰易以道陰陽亦不為無見如奇耦剛柔

便只是陰陽做了易等而下之如醫技養生家之說皆不離

陰陽二者魏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些自其源流滄

至之曰正義謂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
 生不息之理竊見此數語亦說得好曰某以為易字有二義
 有變易有交易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
 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
 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是其象如此然聖人當初亦不恁地
 思量只是畫一箇陽一箇陰每箇便生兩箇就一箇陽上又
 生一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恁
 地去自一為二二為四四為八八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三
 十二為六十四既成箇物事便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
 然之妙元如此但略假聖人手畫出來如乾一索而得震再
 索而得坎三索而得艮坤一索而得巽再索而得離三索而
 得兌初間畫卦時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箇卦後便見有
 此象耳剛

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

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
 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
 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又問聖人仰觀俯察或說伏羲
 見天地奇耦自然之數於是畫一以為奇所以象陽畫兩以
 為耦所以象陰恐於方圓之形見得否或說以天是渾淪圓
 底只是一箇物事地則便有關陷分裂處否曰也不特如此
 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
 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然其中實
 虛容得天許多氣或引先生注易陽一而實陰二而虛為證
 曰然所以易中言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
 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乾之靜專動直都是一
 底意思他這物事雖大然無間斷只是鶻淪一箇大底物事
 故曰大生地則靜翕動闢便是兩箇物事其翕也是兩箇物
 事之聚其闢也是兩箇物事之開他這中間極闊盡容得那

天之氣故曰廣生燾

龜山過黃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箇圈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淵

諸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密拶拶在這裏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他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書便有箇堯舜有箇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便說許多事今易則元未

曾有聖人預先說出待人占考大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聖人大抵多是垂戒又云雖是一陰一陽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間亦有陽凶而陰吉者何故蓋有當爲有不當爲若當爲而不爲不當爲而爲之雖陽亦凶又云聖人因卦爻以垂戒多是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云夕惕若厲无咎若占得這爻必是朝兢夕惕戒謹恐懼可以无咎若自家不曾如此便自有咎又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若占得這爻須是將自身已體看是直是方是大去做某事必得其利若自家未是直不曾方不曾大則無所往而得其利此是本爻辭如此到孔子又自添說了如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本來只是卜筮聖人爲之辭以曉人便說許多道理在上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

之所謂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曾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毫
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又曰聖人繫許多辭包盡天下之理
止緣萬事不離乎陰陽故因陰陽中而推說萬事之理今要
占考雖小小事都有如占得不利有攸往便是不可出路利
涉大川便是可以乘舟此類不一賀孫問乾卦文言聖人所
以重疊四截說在此見聖人學易只管體出許多意思又恐
人曉不得故說以示教曰大意只管怕人曉不得故重疊說
在裏大抵多一般如云陽在下也又云下也賀孫問聖人所
以因陰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說之理皆不離乎陰陽者蓋
緣所以爲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曰陰陽是氣絳有此理
便有此氣絳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物萬化何者不出於
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賀孫問此程先生所以說道天下無
性外之物曰如云天地間只是箇感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
始不誠無物賀孫

程子言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這只是一箇道理陰陽之
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於此見之道夫

易中說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他到陰處便抑遏壅絕他淵

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

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生都則是一箇陽

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

即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

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孫

天下之理單便動兩便靜且如男必求女女必求男自然是動

若一男一女居室後便定蒙

數

石子餘問易數曰都不要說聖人之畫數何以如此譬之草木

皆是自然恁地生不待安排數亦是天地間自然底物事才

說道聖人要如何便不是了植

問理與數曰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蓋數乃是分
界限處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是自然如此走不得如水數六雪花便六出不是安排
做底又曰古者用龜爲卜龜背上紋中間有五箇兩邊有八
箇後有二十四箇亦是自然如此

問理與數其本也只是曰氣便是數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
氣便有是數物物皆然如水數六雪片也六出這又不是去
做將出來他是自恁地如那龜聖人所以獨取他來用時也
是這箇物事分外靈嘗有朋友將龜殼來看背上中心有五
條文出去成八外面又成二十四皆是自然恁地這又未爲
巧最是七八九六與一二三四極巧一是太陽餘得箇九在
後面二是少陰後面便是八三是少陽後面便是七四是太
陰後面便是六無如此恰好這皆是造化自然如此都過他
不住陽剛了第一位便含箇九少陰占第二位便含箇八少

陽占第三位便含箇七老陰占第四位便含箇六數不過十
惟此一義先儒未曾發先儒但只認得他中間進退而已
淵同

某嘗問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曾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某
以爲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地便畫出幾畫
他也那裏知得疊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爲聖若他也恁
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夫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
易八卦那裏恁地巧推排質孫。按後劉砥先天
大凡易數皆六十三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
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鍾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
爲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爲節大

數三百六十六三百六十天地之正數也此便不自餘進退不

過六故陽進不過六分人之善亦只進得許多惡亦只退

季通云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闔聲音皆出於乾坤坤音天

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

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盡只起於乾坤二畫端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易便只說到八箇處住洪範說到十數住五行五箇便有十箇甲乙便是兩箇木丙丁便是兩箇火戊己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大學中明德便包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箇新民便包得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箇自暗室屋漏處做得去到得無所不周無所不徧都是這道理自一心之微以至於四方之遠天下之大也都只是這箇義

數只有二只有易是老氏言三亦是二共生三三其子也三生萬物則自此無窮矣後人破之者非揚子雲是三數邵康節是四數皆不及易也楊

康節數四孔子數八料得孔子之數又大也季通自謂略已見之方

有氣有形便有數物有衰旺推其始終便可知也有人指一樹

問邵先生先生云推未得少頃一葉墮便由此推起蓋其旺衰已見方可推其始終推亦只是即今年月日時以起數也楊

河圖洛書

先生謂甘叔懷曰曾者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雖未是要切處然玩此時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廣

河圖常數洛書變數淵

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七八九六因五得數積五奇五偶而為五十有五淵

中數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者一箇衍成十箇五箇便是五十聖人說這數不是只說得一路他說出這箇物事自然有許多樣通透去如五奇五耦成五十五又一說六七八九十因五得數是也淵

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箇數不知他是如何大槩河圖是

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著求卦者淵

天地生數到五便住那一二三四遇着五便成六七八九五却
只自對五成十淵

或問河圖自五之外如何一便成六七八九十曰皆從五過則
一對五而成六二對五而成七三對五而成八四對五而成
九到末梢五又撞着箇五便成十高

一二三四九八七六最妙一藏九二藏八三藏七四藏六德功
得九二得八三得七四得六皆為十也觀河圖
可見丙丁合辛壬合之類皆自此推○德明

二始者一為陽始二為陰始二中者五六二終者九十五便是
十干所始六便是十二律所生圓者星也圓者河圖之數言

無那四角底其形便圓以下皆啟蒙
圖書○淵

一與六共宗蓋是那二在五下便有那六底數二與七同位是
那二在五邊便有七底數淵

成數雖陽固亦本爻字之陰也如子者父之陰臣者君之陰淵

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淵

問前日承教云老陽少陰少陽老陰即除了本身一二三四便
是九八七六之數今觀啟蒙陽退陰進之說似亦如此曰他

進退亦是自然如此不是人去攢教他進退以十言之即如
前說大故分曉若以十五言之九便對六七便對八曉得時

也好則劇又問河圖此數控定了先生曰天地只是不會說
情他聖人出來說若天地自會說話想更說得好在如河圖

洛書便是天地畫出底變

所謂得五成六者一繞勾牽着五便是箇六下面都恁地淵

老陰老陽所以變者無他到極處了無去處便只得變九上更
去不得了只得變回來做八六下來便是五生數了也去不

得所以却去做九淵

河圖洛書於八卦七章無相着不知如何楊

伏羲卦畫先天圖

問先生說伏羲畫卦皆是自然不曾用些子心思智慮只是借伏羲手畫出爾唯其出於自然故以之占筮則靈驗否曰然自太極生兩儀只管畫去到得後來更畫不迭正如磨麵相似四下都恁地自然撒出來廣

伏羲當時畫卦只如擲球相似無容心易只是陰一陽一其始一陰一陽而已有陽中陽陽中陰有陰中陽陰中陰陽中陽二者上面所得如何再得陽即是三故乾一或得陰即是二故兌二陽中陰二亦看上所得如何或是陽即是三所以離三或得陰即是三所以震四陰中陽二看上面所得如何或得陽即是三所以巽五或得陰即是三所以坎六陰中陰二看上所得如何若得陽即是三所以艮七兩得陰即是三所以坤八者他當時畫卦之意妙不可言欵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為太極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橫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他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即無對欵

先天圖如何移出方圖在下曰是其挑出泳

又說康節方圖子自西北之東南便是自乾以之坤自東北以之西南便是否以至泰其間有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所以又於此八卦見義蓋為是自兩角尖射上與乾坤相對不知得怎生恁地巧某嘗說伏羲初只是畫出八卦見不到這裏蔡季通以為不然却說其與太史公一般某問云太史公如何說他云太史公云伏羲至淳厚畫八卦便是其這說看來也是聖人淳厚只據見定見得底畫出如伊川說若不因時則一箇聖人出來許多事便都做了砥

所問先天圖曲折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得未起之卦生以若如圓圖則須如此

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二陰坤三陰雖似稍涉安

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為順蓋與前逆數者

相反得自未生之卦而反自夏至至冬至為逆蓋與前逆數者同

其左右與今天文家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初若有左

右之勢爾自北而東為左自南而西為右顯

四象不必說陽向上更合一畫為九方成老陽到兌便推不去

了兌下一畫却是八卦不是四象淵

陰陽老少以少者為主如震是少陽却奇一耦二淵

老陰老陽交而生艮兌少陰少陽交而生震巽離坎不交各得

本畫離坎之交是第二畫在生四象時交了老陽過去交陰

老陰過來交陽便是兌艮第三畫少陰少陽交便生震巽上

第三畫所以知其如此時他這位次相挨旁兼山謂聖人不

分別陰陽老少卜史取動交之後卦故分別老少若如此則

卦遂無動占者何所用觀變而玩占淵

一卦又各生六十四卦則本卦為內卦所生之卦為外卦是

十二爻底卦淵

問昨日先生說程子謂其體則謂之易體猶形體也乃形而下

者易中只說箇陰陽交易而已然先生又嘗曰在人言之則

其體謂之心又是如何曰心只是箇動靜感應而已所謂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也看那幾箇字便見得因言易是互

相博易之義觀先天圖便可見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

陽蓋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皆是自

西邊來西邊陽畫都是自東邊來始在西是東邊畫陽過

復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多般然

此是第一變廣云程子所謂易中只說反復往來上下者莫

便是指此言之否曰看得來程子之意又別邵子所謂易程

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只據理而說都不曾去問他廣
乾坤相為陰陽乾後面一半是陽中之陰坤前面一半是陰中

之陽方子

乾巽一邊爲上震隨坤爲下淵

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生四象便是陰陽又各生兩畫了陰交剛陽交柔便是陰陽又各生兩畫了乾乾兩畫邊看乾兌是老陽離震是少陰就坤兩畫邊看坤艮是老陰坎巽是少陽又各添一畫則八卦全了淵

陰下交生陽陽上交生陰陰交陽剛交柔是博易之易這多變是變易之易所謂易者只此便是那箇是易之體這是易之用那是未有這卦底這是有這卦了底那箇喚做體時是這易從那裏生這箇喚做用時揲著取卦便是用處淵

問邵先生說無極之前無極如何說前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復坤之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驤

無極之前一段問既有前後須有有無曰本無前後祖

康節云動靜之間是指冬至夏至欄

安鄉問先天圖說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皆順行何謂也曰圖左一邊屬陽右一邊屬陰左自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爲陽在陽中順行右自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爲陰在陰中順行坤無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爲陽在陰中逆行乾無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爲陰在陽中逆行又問先天圖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何也曰其中白處者太極也三十二陰三十二陽者兩儀也十六陰十六陽者四象也八陰八陽八卦也問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何也曰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本是箇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太處又變成小底如納甲法乾納甲坤納乙艮納丙兌納丁震納庚巽納辛離納壬坎納癸亦

是此又如火珠林若占一屯卦則初九是庚子六二是庚寅
六三是庚辰六四是戊午九五是戊申上六是戊戌亦是此
又如道家以坎離為真水火為六卦之主而六卦為坎離之
用自月初三為震上弦為兌望日為乾望後為巽下弦為艮
晦為坤亦不外此又曰乾之一爻屬戊坤之一爻屬巳留戊
就已方成坎離蓋乾坤是大父母坎離是小父母議
先天圖更不可易自復至乾為陽自姤至坤為陰以乾坤定上
下之位次坎離列左右之門為正以象言之天居上地居下
艮為山故居西北兌為澤故居東南離為日故居于東坎為
月故居于西震為雷居東北巽為風居東南坊
康節天地定位否泰相類詩句是說方圖中兩交股底且如
西南角乾東南角坤是天位定位便對東南角泰西南角否
次乾是兌次坤是艮便對次否之咸以泰之損後四卦亦如
是共十六卦淵

康節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說言人立時全見前面全不見後
面東西只見一半便似他這箇意思淵

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
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底參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與
曆不相應季通云紐捨將來亦相應也用六日七分某却不
見康節說用六日七分處文王卦序亦不相應他只用義理
排將去如復只用一陽生處此只是用物而此也不用生底
次第也不應氣候楊雄太玄全模放易他底用三數易却用
四數他本是摸易故就他模底句上看易也可略見得易意
思溫公集注中可見也康節云先天圖心法皆從中起且
說圓圖又云文王八卦應地之方這是見他不用卦生底次
第序四正卦出四角似那方底意思這箇只且恁地無大段
分曉證左未甚安

易之精微在那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萬

物萬化皆從這裏流出緊要處在那復姤邊復是陽氣發動之初因舉康節詩冬至子之半六十四卦流布一歲之中離坎震兌巽做得那二十四氣每卦當六十四分乾坤不在四正此以文王八卦言也淵

先天圖八卦為一節不論月氣先後淵

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十三萬五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日一時亦只是這圈子都從復上推起去功

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理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箇道理且以月言之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三十日也廣

先天圖與納音相應故李通言與參同契合以圖觀之坤復之

間為晦震為初三一陽生初八日為兌月上弦十五日為乾十八日為巽一陰生二十三日為艮月下弦坎離為日月故不用參同契以坎離為菴餘者以為火候此圖自陳希夷傳來如穆李想只收得未必能曉康節自思量出來故墓誌云

云○參同契亦以乾坤坎離為四正故其言曰運轂正軸

問先天圖卦位自乾一兌二離三右行至震四住揭起巽五作左行坎六艮七至坤八住接震四觀卦氣相接皆是左旋蓋乾是老陽接巽未始卦便是一陰生坤是老陰接震未復卦便是一陽生自復卦一陽生盡震四離三二十六卦然後得臨卦又盡兌二凡八卦然後得泰卦又隔四卦得大壯又隔大有一卦得夬夬卦接乾乾卦接姤自始卦一陰生盡巽五坎六一十六卦然後得遯卦又盡艮七凡八卦然後得否又隔四卦得觀又隔比一卦得剝剝卦接坤坤接復周而復始循環無端卦氣左旋而一歲十二月之卦皆有其序但陰陽

初生各歷十六卦而後爲一月又歷八卦再得一月至陰陽
將極處只歷四卦爲一月又歷一卦遂一併三卦相接其初
如此之疎其末如此之密此陰陽羸縮當然之理歟然此圖
於復卦之下書曰冬至子中於姤卦之下書曰夏至午中此
固無可疑者獨於臨卦之下書曰春分卯中則臨卦本爲十
二月之卦而春分合在泰卦之下又於遯卦之下書曰秋分
酉中則遯卦本爲六月之卦而秋分合在否卦之下昨侍坐
復庵聞王講書所說卦氣之論皆世俗淺近之語初無義理
可推竊意此圖春分卯中秋分酉中字或恐後人誤隨世俗
卦氣之論遂差其次却與文王卦位相合矣不然則離兌之
間所以爲春坎艮之間所以爲秋者必當別有其說曰伏羲
易自是伏羲說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說話固不可以交互求
合所看先天卦氣羸縮極子細某亦嘗如此理會來尚未得
其說陰陽初生其氣固緩然不應如此之疎其後又却如此

之密大抵此圖布置皆出乎自然不應無說當更共思之謨
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後來重之耶抑伏羲已
自畫了耶者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羲已有彷彿
之畫矣如何曰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
見不是文王漸畫又問然則六十四卦名是伏羲元有抑文
王所立曰此不可攷子善問據十三卦所言恐伏羲時已有
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爲罔罟者
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 銖
問伏羲畫卦恐未是教人卜筮曰這都不可知但他不教人卜
筮畫作甚

1111

1111

1111

